

宋新立 著

刑警脚下是泥土



黄河出版社

刑警脚下是净土

宋新立著

1992·2 济南

鲁新登字第 13 号

刑警脚下是净土 ·

宋新立著

---

黄河出版社出版

(济南市大纬二路 325 号 邮编 250002)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泰山新华印刷厂莱芜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125 印张 215 千字

1992 年 2 月第 1 版 199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

ISBN7—80558—333—1/I·59 定价：4.50 元

## 内 容 提 要

一具惨不忍睹的女尸，引出一个复杂曲折、惊心动魄的故事——年轻的刑警郑力，在部队上曾当过侦察排长，机智勇敢，功夫高强。在侦破被害女尸案中，却屡屡受挫，并遭到内部某些人的诬陷和打击。郑力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在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配合下，终于挖出了犯罪团伙，揭露了混入公安队伍内部的个别坏人。郑力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并获得了纯贞的爱情。

## 目 录

- 一 一个特大案件，成为我命运的契机，一个未来的将军，从此将目标修正为现代中国的福尔摩斯…… (1)
- 二 在一条水沟里发现了一具女尸，我奉命赶往现场 ..... (14)
- 三 经勘验、分析断定：此案的性质为强奸杀人 ..... (25)
- 四 在死者衣兜里的电报底稿上，有一个名叫华京京的女人 ..... (35)
- 五 调查结果令人失望。于是，我决定采取另一个行动 ..... (46)
- 六 对于凶杀案来说，只要查明了死者的身份，  
子就等于破了一半 ..... (60)
- 七 我们来到东北山林农场，验证了死者  
真实身份 ..... (79)
- 八 在农场，我们又发现了与此案有关的两个人 ..... (89)
- 九 案件很快就会真相大白，然而情况却又发生  
了意外的变化 ..... (99)
- 十 对与死者有关的两个人的调查，结果是作案嫌

	疑完全排除.....	(109)
十一	案件侦查线索彻底中断，破案工作停滞不前	(117)
十二	我被撤销侦破组长职务。该案由刑侦大队黄副大队长亲自负责.....	(125)
十三	黄副大队长要我们重去发案现场，好象那里有一个未发现的“新大陆” .....	(137)
十四	在发案现场，黄副大队长的结论是：罪犯在城区作案，后移尸至此.....	(147)
十五	街口，我遇到了本局的刘克和洪向东，他们正对群众大打出手.....	(160)
十六	刘局长——刘克的爸爸，大动肝火，要对刘克和洪向东严肃处理.....	(169)
十七	我被人指控犯有诬告陷害他人的行为，而且有交通民警作证.....	(180)
十八	有人反映，发案那天夜间，发案现场曾出现过一辆小轿车，车的尾灯是横排的.....	(190)
十九	案情还没理出头绪，干部科突然通知我去警校报考大专班.....	(201)
二十	全市有 1500 多辆横排尾灯的小轿车，我们开始了“大海捞针” .....	(210)
二十一	市委老干部办公室的小车司机鲁进义有重	

	大嫌疑.....	(220)
二十二	在鲁进义的小车内，发现了一处被修复过的裂痕.....	(230)
二十三	我们还未动手，鲁进义已驾车逃跑.....	(239)
二十四	在 N 形公路段的悬崖处，发现一辆焚毁的汽车残骸.....	(249)
二十五	一场新的、更大更加艰巨的战斗打响了.....	(262)
二十六	列入逮捕、拘留的八名人犯中，有六名已在公安人员到达之前逃走。为什么？ .....	(271)
二十七	被害女尸案真相大白，一切问题都水落石出。鲁进义和混入公安队伍中的败类刘克等是一伙.....	(279)
二十八	我以一名公安战士的忠诚和勇敢，在与逃犯搏斗中，为人民立了功.....	(290)
二十九	平淡无奇而又惊心动魄的刑警生活，使我经受了锻炼，也真正品味到幸福和甜蜜.....	(302)

—

一个特大案件，成为我命运的契机。一个未来的将军，从此将目标修正为现代中国的福尔摩斯。

八十年代一个夏日的午后，我所在的这座都市连阴带雨多日之后忽然放晴。人们犹如要将身体各个部位晒干驱除霉味儿一般，争先恐后地涌上街头。夏风带着雨后的湿润，徐徐拂来。这个都市任何一次清扫卫生都没有大自然这般来得彻底，柏油马路上油光光水亮亮的照得见人影儿。那些垃圾，污秽，被雨水冲到了道旁。天上有一道彩虹，搭起一座七色的桥梁。

那是我当了一个功勋侦察排排长之后，第一次穿了三节头皮鞋、换了便服回故乡探亲。被三天两头的大雨憋得烦了，这时候也来到街头。我大小也算是个带兵的人，可在我妈的眼里，还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我妈象个保姆似的，我走一步，她老人家跟一步。

人民公园是一座街心公园，没有围墙，自然也就无法收门票。公园的假山就对着百货公司的大门口，风景区与商业区无拘无束地联成一体，是本市市政建设的一大特色，据说连外国佬都极为赞赏这格局。这里平常人就很多，这一天更是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人群围得有些异常，便奋力朝里面挤去。到了最里面，那情景顿时教我气愤万分：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被一群小流氓围着，浑身被扒得精光。少女羞红了脸，一手捂着胸部，一手遮着小腹，蹲在地上屈辱地流着泪。肆无忌惮的小流氓围着少女起哄，污言秽语不堪入耳。

我怒火中烧，大喝一声：“住手！”

那群小流氓怔了一下。

被害少女哭叫道：“叔叔，救救我，救救我……”

“放开她！”我对着那帮歹徒，一字一顿地命令道。

歹徒们马上醒过神来。一个右额上有块伤疤的歹徒使了个眼色，两个歹徒立即迎着我走了过来。

一个歹徒威胁道：“哥们，识相点！咱们桥归桥，路归路，兄弟们放你一码，你走吧。”

另一个歹徒嘻皮笑脸，说：“这小妞是你妹妹，是你情人，还是你的对象？瞧着眼热，来，算你一份。咱哥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花儿么，没说的，同摘！哈哈……”

为了解救危难少女，我无暇同他们啰嗦，随着“畜生”两个字一出口，我的双拳分左右闪电般击出。这两个歹徒还没有来得及在脸上做出一个惊恐的表情，便“哎哟”一声颓然倒地。

要在平时，我一定会为自己欢呼起来。我不敢相信我竟有这般出色的拳术！这毕竟比平时训练面对假设敌来得痛快……

几个小流氓顿时一愣，马上把目光都聚到了我的身上。其中一个五大三粗、满脸横肉的家伙迎了上来，冷笑着说道：“哥们，好冲那，敢情是位好汉……”

“少啰嗦！”我强忍着心中的怒火，厉声喝道，“快把这位姑

娘放走！”

他放肆地哈哈大笑着，后面两个家伙也横眉竖眼地靠了上来。

我暗暗算了算，现在的力量对比是三比一，动手打起来恐怕还不会吃亏。但是其他几个若再上来，我只身一人怕就难对付了。可这口气咽不下呀！而且我稍有畏怯，这帮小流氓会更加狂妄的。

我这样想着，还不等定下决心，对方竟先耐不住了：“你他妈的充什么假正经！哥儿几个今天的雅兴全他妈的让你小子给冲了！”满脸横肉的家伙说着，转脸向他身后的两个人一摆头，只见两个小子“呼”地一下窜了上来。

他们要动手了！来吧！我郑力今天倒要真正地试试自己的功夫！

迎着和我摆成三角形的两个小子，我首先选准了一个弱点儿的小瘦子，一个横跨步跃到了他的一侧，马上把他俩人逼成了前后一线。这样，就形成了一比一的阵势，我就占有相对优势了。

小瘦子反应很快，一个急转步，来了个马步蹲裆，把正面冲向了我，而他身后的另一个家伙则快速上前。显然，他是想尽快恢复三角阵势，这样就可以从两侧向我攻击了。

我心里清楚地知道两侧受敌的危险性，也急于寻找战机先打倒一个。于是，我又是一个横跨，趁他们俩人仍在一线上的机会，一个垫步冲到小瘦子面前，挥臂虚晃一拳。小瘦子以为我要给他一拳，忙抬手招架。我则闪电般地迅速抓住了他用来招架的手腕，狠狠往他身后一拧，给他来了一个利利索索的“折翅”！

只听“哎哟妈呀”的一声叫喊，小瘦子被我拧得跪在了地上。这时，他身后那小子已经挥着拳头赶上了来。就在他离我还差两三步的时候，我拧着小瘦子的手腕稍稍往上一提，用脚蹬住他的胯骨，然后用力一踹，小瘦子“呼”地一下从我身前飞了出去，疼痛地喊叫着和他身后的同伙撞在了一起。

正在这时，满脸横肉的家伙向后边几个待命的小兄弟一招手，便恶狠狠地向我冲了过来。

俗话说，擒贼先擒王。事不宜迟，我迅速闪身，首先躲开了他向我胸口打来的一拳，然后借势抬腿朝他的小腿迎面骨处一绊，只见他一时控制不住身体前冲的惯力，脚下没了根底，重重地趴在了地下。我一个急转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呼地跃到了他身上。却没想到这家伙怪灵活，没等我骑住他的身子，却哧溜一下从我的裆下缩退出去。接着，他又快速地从我身后使劲搂住了我的腰。

我被动了。如不赶紧解脱，后面的人一上来，我大概就完了。在这紧急关头，我急中生智，身子往下一仰，两手故意向脑后一抓，满脸横肉的家伙以为我要去抓他的脑袋，赶紧闪头躲避。他只顾防着上边，却忘了自己的脚下。我趁势突然一躬身，一把抓起了他的一条腿，然后使劲往上一扳，又捏住他的脚腕狠狠一拧，满脸横肉的家伙疼得马上松开了搂住我的双手，我得势用臂肘朝他的脸上狠狠一顶，只听他干嚎了一声，仰面跌倒在地。我重新获得了主动，便急速地转回身，全身向前一跃，然后做出左腿前伸、右腿后跪的定式，重重地压在满脸横肉的家伙的身上，左手也使劲掐在了他的咽喉处。我还想抬起右拳再狠狠地教训他两下，但他的那帮小兄弟却已经围了上来。

来不及了！我立时瞪起了虎眼，怒声吼道：“谁敢上来？谁

上来我就掐死他！”

我当时的怒相想必是很吓人的。只见几个小流氓一个个都象被钉住了似的立住不动了，有一两个还不时回头瞅瞅开始骚动起来的人群。

我打红了眼，嘴上粗鲁而毫无顾忌地骂道：“上来啊！你们这些狗日的，老子今天先掐死个给你们看看！”我一边说，一边用左手狠狠地掐着满脸横肉的家伙的咽喉，疼得他直翻白眼，全身禁不住无力地抖动起来。

我站起身，故作轻松地拍了拍手，朝右颊上有伤疤的歹徒走去。“伤疤”看来是这帮流氓团伙的头目，他身边还有两个歹徒，可早被我的拳脚折服了，不敢向前，一步一步地朝后退着。

我一步一步地逼近他们。

“伤疤”忽地拔出匕首。

我轻蔑地一笑。

突然，“伤疤”一把拎起受害的少女，把匕首对准少女赤裸的胸脯，狰狞地对我喝道：“站住！哥儿们，你要是再朝前一步，我就在这儿添个透明的窟窿！”

这一招实在歹毒，我一下子怔住了。

“退回去！”“伤疤”淫邪地笑着，说，“这么雪白粉嫩的小胸脯，捅个窟窿，可就不好玩了，哈哈……”

面对着凶恶无耻的歹徒，我愤怒，我震惊，我束手无策。

这时，“伤疤”停了笑，朝我喊道：“哥儿们，你是聋哑学校毕业的怎么着？没听到老子的话吗？听着，我数到三，你再不转过身去开步朝前走，这小妞儿的命，就是丧在你小子手下了！”

说完，他喊道：“一！二！”

我别无选择。我只好听从他的指令，转过身去，朝前走了一步。脑子里却紧张地另想良策。

我转过身去……我的面前，是成百上千的观众！他们一个个看着我，看着我身后赤裸的少女和凶恶的歹徒。从他们的表情看，大多数人对我和受害的少女表示同情，对歹徒无比愤恨。只是，在凶残的歹徒面前，手足一时无措。

突然，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公安局来人了！”接着，许多人也壮胆地大喊着：“公安局的来了！”

警察真的来了，围观的人们呼拉一下闪出一条路来，四五个衣着制式警服的民警急匆匆走了进来。几个发愣的小流氓见势不好，就要往外溜。只听民警中一个胡子拉茬的小个儿大喝一声：“都不准动！”说着，他板着脸孔向我走来，看了看我身旁满脸是血的家伙，威严地命令道：“起来，快起来！”

我不解恨地看了一眼身旁满脸横肉的家伙，“啪”地又扇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身子向上一弹，立在了民警面前。

“你是干什么的？这儿是怎么回事？！”小个儿民警非常恼火地盘问我。

这一来倒使我也冒火了。明摆着的事，还用问吗？！干嘛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有本事你也打给我看看！

我拍了拍身上的泥土，睬也没睬他，便慢步向人圈外走去。

“给我站住！”

是喊我？用这种口气喊我？

我真的站住了，回头瞪了一眼儿民警，脸上流露出一副非常恼怒的神情。

“我们是派出所的……”

“去你妈的派出所的吧！”我不等他再说下去，便按捺不住心头怒火地说：“现在充好汉，你们早干什么去了？！”

这一来不要紧，有两个民警干脆丢开身边的小流氓，虎视眈眈地走上前来，挡住了我的去路。

怎么？还要把我也抓起来？难怪老百姓总骂有些干公安的欺软怕硬，难怪眼下犯罪分子如此猖獗！今天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我心一横，抬腿往小个儿民警面前走去。

就在这时，妈妈突然从人群外喊叫着我的小名挤了进来。我禁不住止步回头看去。只见妈妈正一晃一摇地朝我扑来。我赶忙迎上去把妈妈扶住，嘴里不住地安慰着她：“妈妈，我没事，连一点儿皮也没有碰破……”

“好，好……有派出所的同志在，咱们快回家吧……”

“不行，人家要审查我呢！”我呕气地朝小个儿民警斜了一眼，只见他站在原地愣住了，一扫刚才威严的样子，用一种疑惑而又难为情的目光看着我妈妈。

“你们！……”妈妈听了我的话，顿时生气了，大概是想说对方几句，却又难以开口，只见她全身急剧地颤抖起来。

这时的小个儿民警好象已经明白过来，陪着笑脸对我妈妈说道：“张……大姐，我……这……”

“这什么？不用解释了！”我不等他把话说完，呛白了他一句，便扶着妈妈慢慢地转身向外走去。

回到家，我的心里总觉得有股气出不来，等爸爸从市公安局开会回来，我便把在公园的遭遇前后叙述了一遍。最后，还不无讥讽地嘲弄道：“爸爸，您手下这帮人，就会事后逞英雄，拿着平民百姓耍威风，要是我，哼，早把他们开走了！……”

“混帐！”我话没说完，爸爸突然火了。“你有什么权利骂公安人员？！就你有能耐？就你了不起？！”

我傻眼了。爸爸在家厉害得很，动不动就发火。从小我就害怕他发火。此时见他动了气，心里自觉把话说过了头，便不敢再信口开河地往下说了。

爸爸那边又接着说下去：“今晚给我写出检查，明天一早你自己到派出所向人家道歉！”

“什么？”让我写检查，还要当面向人家道歉？！我简直有些气不过了。这可不行！

妈妈这时走上来开导我，说：“小力，听爸爸的话，啊？爸爸刚恢复工作，又是副局长，局里的事情又多又乱，正忙得焦头烂额呢，你就别再让他心烦了。”

我不吭声了。抬头看了看满头白发、身体虚弱的爸爸，委屈地转身回到自己屋里。

第二天早晨，等爸爸、妈妈都上班去了，我便硬着头皮铺开稿纸写检查。没办法呀！爸爸就是这么个人，从不允许别人说公安人员的一句坏话，好象他领导下的公安人员都是生活在真空里。看在他十年内乱中惨遭迫害、恢复工作后又障碍重重的苦境上，我给他一次面子，就写个检查吧。

我闷头遣词造句地开始写检查，可怎么也写不出来，心里乱糟糟的。开头还没有写好，就有人敲门了。

来人是报社记者，要采访我昨天“勇斗流氓、解救民女”的事迹。我的天哟！检查还没写成，却又来了个为我歌功颂德的人。我心里更乱了，随口说了句：“很抱歉，我正奉命就昨天之事写检查，绝没什么英雄事迹可介绍，你若有兴趣，还是去采访采访那些可敬可赞的公安人员吧！”

记者受到冷遇，知趣地走了。我无心再写检查，心里话，干脆上派出所去，当面向那个胡子拉茬的小个儿民警认个错、赔个不是算啦！

谁想，我还没出门，那个胡子拉茬的小个儿民警已经主动找到家里来了。

一进门，他抢先热情地向我问好，接着便有些惭愧地向我做起检讨：“郑力同志，很对不起，昨天的事情只怪我黄思强不好，让您生气了……”

他这么一客气，我反倒有些慌了，赶忙拦住他的话头儿，向他表示歉意。既然人家这么主动，又是真诚地登门表示歉意，我郑力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随手摸起揉成一团的废纸向他一亮，难为情地说道：“是我的不对，昨天打红了眼，头脑不太冷静。这不，爸爸命令我写的检查还没来得及写好，今天当着您的面，我就直接赔礼道歉吧……”

“这是哪儿的话！”他拉住我的手说道：“郑副局长今早儿一上班就给我去电话表示歉意。这哪能让我们受得了？听说您还要去，我这才忙不迭地赶来。”他用力握了握我的手，真诚地说道：“好兄弟，我的工作做得不好，今后还想请您多多地帮助指正呢……”

“这……话又说到哪儿去了？”我被他客气的有些着慌了，涨红着脸，不知所措地望着他。

“的确是真的！”他拉着我坐到沙发上，用一种热情而又不无赞叹的口吻对我说道：“昨晚，我们审查了那几个小流氓，同时也询问了部分在场的群众，当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非常急切的念头，就是想请您给我们当教练，教一教擒敌技术……”

“这可不行，这可不行……”我有些慌了。他们不是在取笑我吧？

“您千万不要推辞呀！我们可是真心拜您为师呢。”他一脸认真而急切的样子，好象真怕我不答应呢！

我犹豫半天，为难地说道：“我……是回家休假的，连来带回才二十几天……”

“那有什么？就牺牲上几天为我们引引路也好嘛！”他说话倒真不客气，你若回绝他会感到不好意思的。

“您就答应吧，这可是全所年轻同志的愿望呀！”他继续敦促我，说：“全国内乱这些年，我们公安战线被搞得不成个样子，老的被赶走，新的接不上班，眼下犯罪分子又特别猖獗，您应该在这样的时候助我们一臂之力才是啊！……”

“好吧！”我思量再三，还是答应了。“不过，这事我得和老人商量一下。妹妹刚当兵走了，我给老人许愿，这二十几天哪儿都不去，只是在家做饭、洗衣、照料二老的……”

“只要您同意就行了！”他高兴地说道：“您爸……不，郑副局长早上就已经同意了，说是让我征求一下您个人的意见。”

这家伙，看起来倒满是个干家哩！我对这个小个儿民警不由产生了好感，话也懒得更投机了。

原来，他也是个行伍出身，从列兵一直升任到副营长，前年才转业来公安战线，先是在区公安分局当了没几天的治安股副股长，随后便被派到派出所任所长。他深感公安战线当前人力不足，基础太差，远远不能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同时，又为自己业务生疏，经验缺乏，无法胜任领导工作的现状而焦急……

我一眼看了出来，他是个有事业心、有责任感的人，一定